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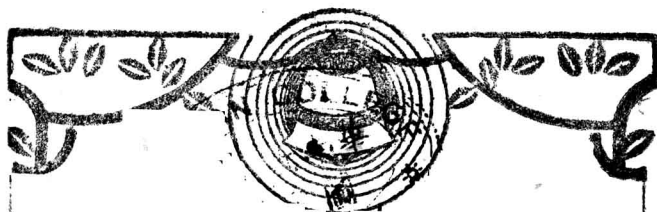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叢書

從軍樂

第四期戰時戲劇叢書

余上沅 王思會 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講習會之五

從軍樂 (四幕拉戰喜劇)

全一册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函費)

編

著者

余王

思上

沅曾

發

行人

吳

秉

常

印

刷所

正

中

書局

發

行所

正

中

書局

(1265)

從軍樂

——國幕抗戰喜劇——

【人物】

丁振——年約二十二歲，法律系學生。拙於言談，然而能够把他的事想行動表現出來。

丁發——丁父，大商人，年約五十多歲。他明白國家與個人的關係，然而極不透徹。

丁媽——年約四十餘歲，典型的舊式婦人。飽滿肚子是三從四德，她偏向着她親生的兒子振東。

丁振寶——振東之兄，年約三十餘歲。他是一個「好兒子」「好丈夫」，他所關心的只是怎樣經營他父親辛辛苦苦掙下的那分買賣，怎樣賺錢。

丁嫂——舊式賢良婦人，將近三十歲。

沈克敏——振東之未婚妻，生物系學生。大家閨秀，又受了新思潮的洗禮，二十歲左右。

李超虹——長頭髮，詩人，吸煙斗，愛說笑話。西裝，眼鏡。三十歲左右。

錢守之——丁父之友，紳士。胡塗，口吃，言語叫人發笑，五十開外。

徐千里——化學家，學者風度，可有幾分歎氣。三十歲左右。

杜一鳴——通俗白話報社長，思想清晰。四十歲左右。

趙伯年——茶館老板，四十開外。

小紅——趙之女，十七八歲。

楊少奎——二十三歲，繡店少東。

張金榜——江湖算命的。

方連升——小紅之表兄，新兵。

張金榜——班長。

孫得標——士兵。

魏狗子——士兵。

第一幕

【時間】 上午十一點鐘左右。

【佈景】 丁宅的客廳，由佈置可以見出主人很有錢，然而並見得有審美能力。右牆有個開着的門，通飯廳。左牆前方有一個門，通內室。後牆右邊有一個門，通外面，左邊有一個窗子。

屋子右方擺着一個長沙發，沙發後面有一把椅子，前面有兩把椅子，左方有一張圓桌，周圍擺着幾把椅子。

早晨十一點左右，陽光射進來，屋子裏的空氣活潑，熱鬧。

開幕時一陣喧嘩，笑語，有的噴煙，有的磕瓜子，好不熱鬧。李超虹剛對

着錢守之唱完頭段「數來寶」，此時又拍着手對丁母大唱二段：「老太太，造化高，吃齋念佛把香燒。子孝孫賢媳婦好，又愛狗來又愛貓。且求燒香求神鬼，東洋鬼子動槍刀；省下香錢買物品，傷兵醫院走一遭。好傷兵，有功勞，病好還把鬼子剿；這是將國活菩薩，求神佛好糟糕！」惹得大家更加好笑起來。唱到後半段，主人丁致遠似乎不甚高興了，坐到一隅，扭開身子不理他。振東原是獨自站在圈子外面看熱鬧，此時反感到興趣，點頭稱善，到來了還扔報鼓掌，可沒有人附和，除了杜一鳴。但他也附和得不久，因為丁母顯然氣生了，頭也不回的走進了後廳。李超虹

還是不肯罷休，又嬉皮涎臉的到了嫂面前續唱三段：「少奶奶，命不苦，又愛打牌又跳舞，脖子上圍着狐狸皮，鑽石戒指二千五。命兒雖好國不强，大砲飛機猛如虎！戒指拿去獻國家，也好招兵保國土。保國土，仗大家，殺得敵人如落花。紅中白板成何用？勸你別學大傻瓜！」不等他唱完，丁嫂早已羞得面紅耳赤，無地容身了。

母（在內）大少奶，過來！（嫂下）

寶得了，得了，老李。那兒跑來這麼一個瘋子？都是振東運氣不好，輕易撈不着在家裏過個生日，好容易過個生日，又來了這麼一個瘋子。（玩笑地）老李，你要再鬧，我可就把你送到瘋人院裏去了。

錢 李先生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從後門起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唱了這麼半天，在哪兒學來的喲？

李 我剛才來的時候，走過東街，正碰着學生宣傳隊在那兒演街頭劇，演完了，又唱戲來賣，還把詞兒印了出來，發給聽衆。我帶了一張，在車上就背熟了兩段。

杜 詞在哪兒？我拿到我們的「通俗白話詩」去發表去。

李 喏！拿去。（摸出傳單給杜，杜拿着看）

朴（一而看）哈哈，這幾句妙極了。（振東走過去，把傳單遞到手中）

東（念末段）「這一家，老和少，一心愛國真地道。大爺本是小軍官，正在前方放槍砲。二爺也去打了軍，學坐飛機滿天繞。三爺——」

父（過去一把，把傳單抓在手裏）什麼！胡說八道！一家子都當兵！

錢 咳，這個年頭也真變了。古人說：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，」如今弄得不管李四張三，誰都要去當兵了！

父 誰說不是。上海打起來的時候，就連我這個畜生振東，也嚷嚷着要去當兵哪。當兵！哼！錢 笑話，憑我們這樣的人去當兵！

父 誰說不是，算是說好說歹給我們勸住了。誰知道昨天晚上他到沈家那兒去了回來，又想出新主意來了。

錢 馬上跟克敏結婚，是不是？（丁父搖頭）

寶 真不知道這份家當又是要捐錢，獻金，是不是？掙來的多麼艱難！

父 要是捐錢獻金就好了。你萬萬想不到——

杜 要捐訂婚戒指，對不對？父 對了！難道你怎麼猜的！

錢 哈哈！婚還沒有結偏要先把訂婚戒指捐掉！母（自內出）什麼，又要當兵，又要捐訂婚戒指，這是怎麼說的！

寶 我真不明白，要是愛國，捐錢也罷了，老二偏偏要學時髦，捐什麼戒指，我真不懂！母 我也不懂。

東 大哥，錢自然是要捐的，金自然是要獻的。可是捐訂婚戒指，另外有一番意思，就是說，連這麼「親近」的東西，都要貢獻給國家，更不用說別的了。

母 得了，得了，你這孩子，別談國家大事了吧。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就只有一天是你的生日，還不自個兒張羅着樂一樂。我叫人預備點心去

了。(下)

錢 說實話，同是應該痛痛快快的樂一下子。往

年每逢碰到振東的生日，他總是剛巧不在家。

今年剛日本鬼子，上海的學堂上不成，他才落得好好的在家裏過一個生日。想不到日本鬼子倒成全你們了，哈哈。

東 (實在忍不住) 不錯，成全了我們了。錢老

伯，你可知道戰區有多少同胞弄得家破人亡嗎？

？

父 振東，這是什麼話？錢老伯也是爲的你好呀

？我說過多少回了，你要學你哥哥的樣子。你

總是飛揚浮躁的。(振東生着氣，跑到外面去

了) 喂，催廚子做菜呀！(笑對客)也沒有什麼

菜，不過平常便飯罷了。

杜 在國難期間，倒是應該節省一點。我們少浪

費東西，就是增加國家的力量；國家的力量增加了，自然可以和日本拚到底的！

錢 算了吧，今天是振東的生日，我們不談時局

。我總說我們這兒是塊爛地，就是外面鬧翻了天，我們這兒也不礙事的。就像民國八年吧，「張大個兒」的軍隊看看就要打到這兒來了，城裏誰不慌着搬家，誰知道有人偷了他的戈，連徐家集殺到，就忙忙的撤退了。還有民國十三年的中秋節，那兒不鬧兵變，就我們這兒太太平平的，連一點風聲都沒有。

李 錢先生，這回打仗不比往年，不同的多了。

往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這回是日本鬼子來搶我們，殺我們。要我們大家起來一齊去打日本鬼子了。我們要是不打日本鬼子，我們可就活不成了。

寶 我總說菩薩是不怕不傷的。前兩個月日本的飛機總到那縣去扔炸彈，地方上大家捐了錢，打了七天醮，聽說果然飛機就不去了。

杜 振寶，這話未免太迷信了，菩薩？要是有害薩，日本就不會打我們了。

父 一鳴，反正一句話，「年頭兒趕的」！有害薩也罷，沒有菩薩也罷，個人靈到了心就算了。我說我吧，我早起晚睡，辛辛苦苦了這些年，我的買賣才弄到這個地步，那天商會裏派我救國公債，寫到我名下，我沒有二話，也就買了八百。總算可以了吧？跟誰比闊呀！

寶 爸爸，您年紀一天天的老了，好容易把買賣交給我管，按理說，就應該安心多享兩天福，什麼捐醮，應酬啦，都由我經手就是了。又何必在這件事情上操心呢？這回爲了什麼救國公

債，您又不知操了多少心。多麼不值得？（少停）我總疑心，我們捐的那些錢，他們真全給前線送去了不？

杜 所以這就是我們新聞界的責任了。據我們所知道的，情形是非常的好。這時候要是還有人昧着良心，打算渾水摸魚，那他就是個大大的漢奸！我們新聞界對於這種喪心病狂的人，一定不會放過的。如今我們中國人是人人覺悟，個個踴躍，公債的發行是如期額定的。一切手續也是極靠得住的，我們新聞界可以保證。

父 我現在不求別的，只求我能够守著兩個兒子，好好的過我的後半輩子。

錢 致遠，這就是兒子好的福氣嚟。像我女兒三蘭……唉！振寶現在替你經營買賣，分了你不少的辛苦；就是振東，也一年一年的老成了。

父 唉！都是振實他母親過去得太早，他一個人

磨鍊久了，自然就老成多了。再說，我這大兒

媳婦，也够賢慧的。振東有他母親疼他，就總

不免顯着孩子氣一點。前些日子嚷嚷着要去當

兵，說好說歹算是給我們勸住了，可是一直就

不高興。

資 他整天的看報，看了報就對人家說國家大事

。演說有什麼用處？他現在不上學，更沒有事

作了，也不學着去照管照管買賣。

（丁振東偕徐千里上）

東 爸爸，千里兄一年多沒有見面了，想不到今

天他來看我。

父 徐先生一箇可好？

徐 托老伯的福。老伯身子好？

父 倒還健壯，就是自從關日本鬼子以來，我那

個買賣受了點影響，心裏總是不大舒服。

東（向衆人一介紹）這位是徐先生，徐千里先

生。這位是錢老先生。這位是李先生。這位

是——

杜（握手）千里兄，還認得我嗎？

徐 哦——少見少見，自從那回在高族長家裏見

面，快有兩個月了吧？

杜 可不是？哼……（打量徐千里）想不到你變得

這麼漂亮……

徐 笑話笑話！我讀明的那炸藥，後來呈到軍事

委員會去，得了兩千塊錢的獎金。我買了一千

塊錢的救國公債，剩下的——噯，說了吧，我

又進了書院，還有些戰區逃來的朋友，我幫了

他們一點忙，其餘的——就做了兩身衣服。（步

停）一個人總要做兩身衣服呀。

李 可不是？說得，穿倒不怎麼講究，咖啡我可

是非喝不可的。你想一個寫詩的人，要是不喝

咖啡，他哪兒會來「煙士披里純」呀！不瞞你

說，我寫「從軍樂」那首詩，用了兩罐子咖啡

呢。討厭的是自從「醜惡的太陽旗飄揚在黃浦

江上」，咖啡都漲了價，說是外國貨進不了口

囉。

東 我說這太容易辦，給他個不喝不就完了嗎？

哈……

李 噯，你哪裏知道我們作詩人的苦處啊。我們

詩人就是知道「美」。「美」。「美」，——不喝咖

啡，那兒來的「煙士披里純」啊？沒有「煙士

披里純」，哪兒來的「美」啊？

徐 你沒有「煙士披里純」，別人可有了。老兄，

已經有人把我發明炸藥的故事編成戲了！真真

豈有此理！

甘 是學生演的。是吧？我沒有詬索。戲怎麼

樣？

徐 過火。過火，編的還不錯。演的也還好，就

是有點過火，尤其是對於我。

（母、嫂上）

嫂 先生們，點心擺好了。

母 噯，徐先生什麼時候來的？（對嫂）這位就是

發明炸藥的徐先生。

徐 好說，好說。伯伯好，大嫂好？

寶 不要客氣，請進去隨便用一點吧。

徐 進來，就來。

（同入右方飯廳，室內只餘振東和千里）

東 見到你我慚慚的。一年沒見，想不到老朋友

居然發明了新炸藥。對國家有這麼大的貢獻

。我學堂又上不成了，還這樣得下去，算是作什麼？

徐 唉！一年不見，人世的變遷真是大極了。剛

才我來的時候，走過曹家坪，看見好些工人正在用石頭碾子磨地呢。許是要修操場吧。

你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，放了學回來，總是到那塊草地上去踢毽子，你還記得嗎？有一回張家小三兒把你的毽子弄壞了，你哭了一大場。

可是現在小三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？

東 張金榜？早當兵去了。不肯上學，又愛鬧。

身子又結實。像張金榜這樣一個人，當兵倒是條好路，我早料到的。

徐 不但是在前一同玩兒的人都不見了？就連那塊空地也快要變成操場了。

東 告訴你，我正要當兵，跟張金榜一樣。我

已經打定主意了。

徐 當兵？振東，你還是小時候那副脾氣。想不到你一點兒也沒有改變。

東 老徐，我可是說正經話——

徐 照我看囉，我們在後方的，最好還是各人盡各人的本分，該幹什麼就好好的幹什麼，我學化學就發明新炸藥，多炸死幾個日本鬼子，不也是報效國家的法子嗎？何必一定要當兵呢？

（少停）我，你不必鬧着要到前線去了，還是好的研究你自己的學問吧。你是學法律的，應該從法律上——

東 不錯，我是學法律的，你打算叫我怎麼樣啊？

徐 你是一個研究化學的人，你有特別的能耐，多發明幾樣武器，自然是很好的嘍。我學的是法律，在這個年頭，就是研究好了

，又有什麼用處啊！你教我去跟日本鬼子去講理啊？

徐 照你這樣說，法律就沒有一點用處了？那麼當初你進大學的時候，爲什麼要進法學院啊？

東 從前是從前，在現在這個只有強權不講公理的時代，我學的這一點點法律，還不是等於沒有學。我還能到國際法庭當法官去啊？

徐 是不是？你那個倔強勁兒又來了。我說你還是小時候的脾氣，一點也沒有冤枉你吧？誰說教你去跟日本鬼子講理去啊？誰說教你到國際法庭去當法官去啊？不過，你要是要報效國家，就從你所學的做起，也不見得沒有可以盡力的地方啊。

東 噯，老徐，你真是個科學家，國際聯盟開了多少次會，英國美國說了多少次公道話。可是

，（聲聲厲厲）人家說公道話，是人家的一番好意，究竟還求人不如求己，我們應該自力更生啊！

徐 你不要光往一面想，振東。你想想，你是快畢業的大學生，國家培植出一個大學生來多不容易，得花多少錢！再說，全中國能上得起大學的，也不過有限的人啊。大學生還是我們的精華，應該作些高尚的事業才對，哪裏又能去當兵，輕而易舉的去冒死險呢？

東 不錯，老徐，你說的一點也不錯。國家平常在一個大學生身上，花了多少錢，費了多少心血，他受了這許多好處，現在正是他報效國家的機會了。

徐 可是，你不要忘了，中國才有多少大學生啊

東 大學生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寶貝。老徐，你

不要把他看得太重了。大學生也是一樣的，也是一個人啊！而且當兵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。如果中國早實行了徵兵制，也可以和世界的任何強國一樣，在全國皆兵的準備之下，日本人也不敢來欺負我們了。

徐 那是根本問題，現在不是談這些理論的時候。

東 不能談理論？

徐 能談，能談！可是，你再想想，中國人口這麼多，當兵的人有的是，也不見得就短你這麼一個文人呀。

東 話不是這樣講，老徐。要是人人都這麼想，誰還去當兵啊。再說……（思索）

徐 再說什麼？

東 要打败日本鬼子，我們還缺少二百來萬兵。

我去當兵，多一個不是更好嗎？

徐 缺少二百萬兵？你怎麼知道的？聽說日本得用三分之二的兵去對付俄國，那末，他用來打中國的，只有三分之一，頂多也不過有七八十萬罷了。我們在前線的兵已經足夠應付的了。

東 這話不對。你要知道，日本當初以為中國一打就敗，誰知道他連打了幾個敗仗，請了好幾次援兵，把預定的三分之一的兵都已經調到中國來了。

徐 哦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他們將來還要往中國派兵啊？

東 當然！你想日本是一個強國，他丟了這麼大的面子，那裏肯甘心呢？

徐 他暫時先不管俄國？

東 你這才聰明起來了！比方說吧，你顧人家推牌九，一共帶着二百塊錢，起頭你只拿一百塊錢作本錢，輸光了拉倒。想不到推了幾把，你把一百塊錢都輸光了，你那末一急，還不把剩下的錢，都拿出來翻本嗎？

徐 你說的這麼熱鬧，好像真是個賭鬼似的！哈

……

東 哈……再說，我們跟日本打，飛機，大砲都沒有人家多，比他強的就只有人力。像我們這年輕力壯的人，爲什麼不出力呢？

徐 （點頭）要保險打勝仗，我們要多預備兵，

這倒是真的。那末！我也應該——

（飯廳內一陣笑鬧聲。李超虹手裏酒杯，碰

沈克敏上。杜丁等在門前笑）

李 來呀，你可出來嗎？

沈 你鬧什麼？

李 咳，你還害羞嗎？做大學生的小姐，還害羞嗎？

徐 你這是幹什麼，超虹？

李 你小倆口兒喝個交杯酒呢。沈小姐，哦，對不住，我該稱呼您二嫂了——

沈 討厭！

李 振東，你看嫂夫人都出來了，你還好意思不過來，喝個交杯酒嗎？

杜 還沒結婚，喝什麼交杯酒啊？

李 沒結婚，人家那脖子親熱勁兒，比我們結了婚的還厲害呢。

徐 超虹，人家在這兒談正經話呢，你倒來搞亂。

。告訴你，我們要去當兵了！

李 當兵！當兵更該樂一樂啊。

徐 真的呀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呀，明兒要是大家去當兵，你也得去啊！

李 爲什麼不去？

徐 詩人囉。

李 詩人就當不得兵啊？從前有一個大大的詩人

，革國的拜倫，我雖然趕不上拜倫的十分之一，可也不妨比美前賢啊？（說完把酒喝了）

杜 得了，得了，超虹，你別再歇里歇氣的了。

李 對不起，我一高興，倒把你們的交杯酒給喝下肚去了。

沈 你這人真是「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」！

李 （拉徐杜同下）快走罷，快走罷，別不知趣

了。再限人家搗亂，人家可就要罵了。讓你們小倆口痛痛快快的談一談吧。（走到門口，

把窗簾拉開，伸出頭來）Good-bye！——

Am revoir！——

沈 （良久）怎麼啦，振東？你這人真是的，自

個兒的生日不好好的過，打早廳起來，就一個

人納悶兒，來了客人也不招待招待，你到底是

怎麼啦？

東 我不怎麼。

沈 我說你近來變了，你還總不服氣，不是變了

是怎麼啦？雖然你不愛說話，可是跟我在一起

的時候，還是有說有笑的，這些日子，連我也不

理了，總是一個人發發脾氣，到底是怎麼回

事啊？

東 唉！……

沈 是不是李——（回頭看一看）——是不是李

超虹那樣胡鬧，弄得你不快啊？

東 哪兒是？老朋友啦。他向來就是愛說笑

的。

沈 你身子不大舒服吧？這兩天又失眠了？

東 （搖頭不語）

沈 哦，是我怎麼不小心，得罪了你嗎？我要是
有什麼錯處，你儘管說呀，又不是外人……

（低下頭去）

東 笑話。你一向待我這麼好，只有我對不住你
的地方，沒有你對不住我的地方。

沈 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可到底總有一個原因
呀。

東 唉，克敏，我壓對不住你，你這樣愛我，這
樣關心我，近來我對你好像是有點冷淡，可是
——克敏，並不是我不愛你；我是愛你的。可
是你要知道，我是更愛我們的國家！

沈 你還是要學張金榜，要去當兵去？是嗎？

東 每天看報，說是前線打得多麼厲害，我心裏

就難過；再聽說後方的種種困難，我更覺得慚

愧——

沈 爲了這個，你倒不必覺得慚愧，當初你對我
提出的時候，我不是就贊成你去當兵嗎？我
也是念過書的，不像人家那些妻子的不肯——

（後悔失言，面紅低頭）。

（飯廳裏傳出柔和的樂聲，直到相當的時間
為止）

東 唉，這也用得着害羞嗎？早晚你總是我的
人！

沈 你這人，真是的！人家看你一個人發悶，好
心好意的來勸勸你，你又嘻皮笑臉的胡說起來
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！（起身欲下）

東 我跟你鬧着玩的，又認真。我問你，我當